佛光榮根譚

一個人必須有自覺的使命感；有了使命感，才會有責任感，才能克盡職責，才能勇敢擔當，才能自我健全。

星雲大師／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

人間福報

Merit Times Australia

南天寺 Nan Tien Temple (IBAA)

Buddhist Centre 180 Berkeley Road Berkeley NSW 2506

Tel:61(2)4272 0600 Fax:61(2)4272 0601

E-mail:nantien@fgs.org.au www.nantien.org.au

星雲法語

工作的態度

文／星雲大師

在這世間上，很少人可以完全不工作，大部分的人，每天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作，也有很多人甚至視工作爲生命。對守成的人來說，工作只是生計；對有抱負的人，視工作爲學習；對有企圖心、懂得規劃者而言，工作則是理想的實現。同樣是工作，什麼樣的態度，才能幫助我們得到更多的成長？以下四點供大家參考：

第一、建設誠實倫理的態度：一個人在社會上要能立足，最先要學習的，就是「倫理」觀念。有家庭倫理，就能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；有工作倫理，就能服從守紀、敬業樂群，這是事業成功的主因。另外，誠實的做事態度也很重要，無論長官是否在眼前，不管人前人後，恪盡職守，不開小差，才是正確的工作態度。

第二、發揮服務處事的擔當：「全壘打王」王貞治剛到日本參加宇野球團，有一天，球團代表對他說：「如果以球場上的表現和對團體的貢獻，你應該減薪。不過，我們決定增加你的薪水」。王貞治很訝異，球團代表接著說：「因爲你非常珍惜我們的球。」原來，王貞治當時負責管球，經常把打破的球撿回宿舍，每晚花一、兩個鐘頭縫補。原意只想做好份內之事的王貞治，想不到他的主動服務和擔當，贏得球團的肯定。可見，做事有熱誠和擔當的人，也能在小事中，創造非凡的工作價值。

第三、培養學習求教的謙虛：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」，盡善盡美很難，總有不足之處。因此，要永遠保持學習的精神，不斷追求向前，才能日有所進。在學習過程中，以眞誠的心意、謙虛的態度求教，相信教導者也會受感動而傾囊相授。

第四、促進人事和諧的歡喜：我們都覺得處事容易處人難，其實，人際關係融洽，事情會更容易處理。因此，不可忽略廣結善緣的重要。俗話說：「伸手不打笑臉人」，我們和氣待人，對方必也會以禮相待。除了外在的人事和諧，還得注意內在的歡喜。隨時保有歡喜心，不僅有益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也是對別人的慈悲。

我們既然花費了極大的心力、時間在工作上，除了有形、有限的報酬之外，還可以從工作中，學習到更多的智慧。謹提出四點意見如下：

第一、建設誠實倫理的態度，
第二、發揮服務處事的擔當，
第三、培養學習求教的謙虛，
第四、促進人事和諧的歡喜。

300對新人菩提眷屬 囍結佛緣

來自大陸、英、港等地佳偶 巧迎佛光山51周年 逾2千親友祝福 菩提道上同心並進

⬆來自海內外三百多對新人及菩提眷屬，二千多名親友見證愛情的喜悅與堅貞。 圖／人間社記者莊美昭

⬅特地穿著中國服飾的新人是珠寶首席執行官張維格、謝沅庭。 圖／記者楊祖宏

【記者曹麗蕙高雄報導】日前，佛陀紀念館陽光明媚，一片喜氣洋洋！來自中國大陸、英國、香港等地五十一對新人佳偶，齊聚大覺堂，參加「囍結佛緣—二〇一七年幸福與安樂佛化婚禮暨菩提眷屬祝福禮」，攜手於佛前許下永結同心誓約，並在佛光山寺住持心保和尚的福證、逾兩千位親友祝福下，締結美滿良緣，要一起迎接佛光山邁入第五十一周年！

「佛化婚禮百年合，菩提眷屬闔家喜。」今年除了新人，更有近三百對婚姻典範的菩提眷屬參加，其中牽手走過一甲子的鑽石婚有七對，結褵百世紀的金婚有十七對，四十年以上的紅寶石婚有六十八對。無論是新人還是菩提眷屬，都沐浴在莊嚴殊勝的三寶加持中，也自我期許在佛道上互相扶持，成爲佛教護法。

婚後用心 欣賞互諒互信

婚禮在身穿鳳冠霞帔的小天星幼兒園小花童，引領新人步上紅毯揭開序幕，小朋友討喜的模樣，引起觀禮民衆直呼「好可愛」，小花童不僅代表傳承，也象徵祝福新人共結連理，組成佛化家庭。新人除了傳達對父母的感謝話語，也向父母行禮，感謝父母生育、養育、教育之恩。典禮溫馨感人，不少父母都紅了眼眶。

星雲大師透過影片勉勵新人要互相諒解、信任，更要彼此傾聽與讚美，「沒有結婚前要看準看好，婚後則不必用眼看，要用心欣賞」，並表示只要相愛的心不變，就能白頭偕老。

證婚人心保和尚也開示新人「相愛容易，相處難；相處容易，尊重難」，夫妻間不要說理，否則會變成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而應該要究講「包容、關懷」，「家庭本身就是道場，要做神仙眷屬，先做柴米夫妻，這就是同甘共苦，且要時時欣賞對方的優點，家庭才會和順」。他表示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成爲菩提眷屬、建立佛化家庭才能眞正落實人間佛教，並成爲社會和諧進步的重要力量。

婚禮由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趙麗雲、佛陀教育基金會董事簡豐文賢伉儷擔任主婚人；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理事劉招明、陳秋琴賢伉儷爲介紹人。簡豐文致詞時表示，今年是佛光山第五十一周年，剛好有五十一對新人參加佛化婚禮，又適逢佛陀眞身舍利首度開放觀禮，這都代表今年佳偶是具足善根福德的「善男子」與「善女人」，才能在佛國淨土完成人生大事，得到無量的祝福與加持。

牽手一條心 建美好家庭

劉招明則與陳秋琴「執子之手」，高歌〈牽阮的手〉，兩人也請在座的新人與菩提眷屬牽起對方的手，相互道出「我愛你」，期許大家在婚姻路上、人生旅途中能牽手一條心，不怕艱困，同甘共苦；且要牽手一條路，不畏風雨，同舟共濟，夫妻就能白頭偕老，建立美好家庭。

婚禮在小花童發喜糖的歡喜溫馨的氣氛中，圓滿落幕。主辦單位還別出心裁，在婚禮結束後，準備十台禮車，讓新人乘坐在成佛大道上，也寓意新人未來在菩提道上同心並進。

貧僧有話要說／三十八說

我寫作的因緣

文／星雲大師

所以後來《中央日報》也要我去做記者，甚至《今日青年》的發行人秦江潮先生，還親自從台北到圓光寺來面邀我，到他的雜誌社擔任編輯。但，這些邀約我都推辭不去，爲什麼？因爲我要把和尚做好。因此，後來讀到古德「昨日相約今日期，臨行再三又思惟，爲僧只宜山中坐，國士宴中不相宜」的詩偈，就頗爲印心，古代大德辭卻社會的功名富貴，入山深居，在淡泊裡養護身心，我好像也有了過去古德的這種心情、言行。雖然當時，我一無所有，貧無立錐之地，但我知道自己，必能在佛教裡有所貢獻。因爲我不懶惰、不推諉、不敷衍，無論什麼事情，只要與佛教、常住的利益有關，我都直下承擔。

也因爲這樣的性格，我後來爲《人生》雜誌義務編輯了六年；在《今日佛教》八個社委中，被推爲首席。不但編輯、寫稿、發行，都是我一個人，那時候，也不知哪裡來的精神毅力，甚至還去幫忙其它的佛教雜誌寫稿。大概因爲這樣的關係，獲得《覺世》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的欣賞，他邀請我擔任《覺世》旬刊的總編輯。就這樣，貧僧一路走上了寫作的道路。

記得到宜蘭弘法三個月以後，信徒在監獄用三十塊買了一張便宜的竹椅給我，從此每天晚上，等到大家就寢以後，我就把佛前的電燈拉到房門口，趴在縫紉機上寫作。在現代人看來，或許感到不可思議，但是當時的我，非常珍惜這份難得的機會。那年我二十六歲，生平第一次使用電燈，在此之前在棲霞山、焦山、宜興、中壢、青草湖等地，都沒有電燈，所以儘管群蚊亂舞，蟑螂四出，我都不忍上床，有時寫到次日破曉，耳聞板聲，才在心滿意足中休筆。

⬆蘭陽青年弘法隊

護教文章 同道指責沓來

由於那時候年輕，只要起早待晚，就可以完成寫作。還有很多的餘力，就去度化青年、教育兒童，爲佛教辦些活動。後來，爲了佛教雜誌太過保守，文章乏人閱讀，就自己冒險寫了《玉琳國師》、《釋迦牟尼佛傳》，這兩本書引起的熱烈回響，其盛況眞如洛陽紙貴，出版至今超過六十年了，仍然持續不斷地再版，發行早已超過百萬冊了。其實，那時寫作也沒有稿費可拿，完全是基於護教的心情，可以說是無心插柳的意外收穫。

然而這些基於護教而發表的文章，也爲我帶來一些漣漪。例如，一篇文藝短篇小說〈茶花再開的時候〉，秦江潮先生專程來爲我指教；一封寫給京劇名伶顧正秋女士的信，抗議她在永樂戲院演出有損佛教形象的戲劇，引發了軒然大波。尤其我寫了一封信給朱斐居士，批評他不該把太虛大師的《覺群》周報，改作紀念印光大師的刊物，也引起了對我很不利的反應，導致他把《覺群》停刊，另創《覺生》雜誌。另外，一篇短文批評《中華佛教美術》所刊出的佛像，把頭腳切斷，是對佛教不敬，招來東初長老對我的不滿。甚至佛教同道間的指責，也從四面八方紛至沓來。

所以這之後，我感覺自己志不在寫作，因爲空洞的言論，對佛教也於事無補。因而就想進入佛教會，參與佛教界實際的改革運動。可惜，因緣不具。因爲當時許多主事教會的長老，並不喜歡我這樣性格活躍的人，所以那些年我在佛教會裡，他們時而要我，時而拒絕我，讓我感到進退艱難。我後來想，「良禽擇木而棲，忠臣擇主而侍」，我應該找一個佛教領袖，跟隨他，助他推展佛教革新。

佛教革新 人間佛教道路

那時，我也曾經考慮過中國佛教的路線，然而它封閉保守，日後一定走下坡；南傳佛教，雖信心具足，但毅力不足；日本佛教，雖有佛學議論，但戒律不嚴。所以佛教究竟往哪裡走？我決定往太虛大師「人間佛教」的理念走，所以「人間佛教」始終是我走的道路。

然而，太虛大師在哪裡呢？法舫大師在哪裡呢？我所尋找的這許多長老：甲，自私自利，只顧自己；乙，怪你怪他、天天罵人；丙，朝令夕改、變化無常；丁，膽小如鼠、不夠擔當。當時我非常苦悶，因爲我沒有頭、沒有領袖。

所幸，之後在宜蘭，遇到一些有爲的青年。我們組織歌詠隊、弘法隊，成立青年團、設立文藝班，其中裘德鑑、楊錫銘、周廣猷、朱橋、林清志、吳天賜、李新桃、張優理、吳素眞、張慈蓮等青年；以及後來一群縣政府的員工、電信局的小姐，如：蕭慧華、李素雲、黃惠加、曾素月、曾韻卿、朱靜花、林美森等二十餘人，都成了我弘法佈教的生力軍。他們本來在社會上都有很好的職業，由於信仰了佛教，一心想爲佛教奉獻。

尤其中華印刷廠的吳天賜居士、蘭陽女中的李新桃小姐、宜蘭稅捐處的張優理小姐、藥廠裡面的吳素眞小姐，這些青年都願意辭去職務，來爲佛教服務。我覺得我們有了團隊，於是，就叫吳天賜、李新桃去辦佛教文化服務處；請張優理在宜蘭創辦佛教幼稚園；讓吳素眞到高雄興辦幼教事業，協助高雄佛教堂的發展。就這樣，我的「寫作」因他們而擴大了。 （待續）

生活台灣

上台前的小舞者

文與圖／徐丹語

畫筆在皮膚上來來回回的遊走，冷冷的顏料覆蓋在臉上，一筆一畫的。師傅爲小舞者輕輕畫上半張臉譜，紅藍白三色交錯著，襯托出另一半清秀的臉蛋。

靜靜等待的小舞者一動也不動，心裡正數著拍子和舞步，鼓聲的節奏彷彿就在她耳邊不斷的響著，在長時間的排練下，已經很熟悉所有細節，小舞者呼吸的頻率有如臉譜上平滑的線條，帶著平穩的心情、認眞的精神、靈敏的雙眼以及亮眼的裝扮，在獨特的表演中，用自信的力量感動群衆。

這張畫是我在傳統戲劇表演之前，捕捉到的一瞬間。在中國傳統劇中，臉譜的作用是以不同的色彩和線條所構成各種圖案，象徵劇中人物的性格和特質。就像人的表情，可以將喜怒哀樂表現在臉上，彷彿一張隱形的臉譜，它不是在隱藏自己，反而是讓我們有勇氣展現眞實的一面，如同小舞者將傳達給大家的精神。